

哲学研究与探索

早期希腊文明思想的萌发

姚介厚

【提要】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早期希腊文明思想的代表是：赫西俄德的素朴文明演变观、智者普罗泰戈拉的社会进化与城邦文明思想和希罗多德的人文主义史学中的文明思想。

【关键词】文明 希腊城邦文明 文明思想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8)01-0034-09

历史上每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自身的思想，文明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会对当代或未来的文明进程发生历史影响。它指谓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对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系统研究。这种文明理论是从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才有的，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研究人类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与国家状态的转变，现代汤因比、布罗代尔对文明总体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另一种是指思想家对自身所处阶段性文明及其前景的反思，那是自西方文明发生不久至今一直都有的，历史上为数众多。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一定冠以“文明思想”或“文明理论”之名，它们往往内含于思想家的历史学、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等思想之中，我们可将它们剥显出来，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文明观”来剖析。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下文仅择要选论早期希腊城邦文明产生、兴盛之时，就有开启西方古代文明思想的三位先驱，即赫西俄德、普罗泰戈拉和希罗多德。

一、赫西俄德的素朴文明演变观

赫西俄德(Hesiod)是早期希腊具有对文

明演变的历史意识并素朴反思所处文明时代之矛盾进程的第一人。他应是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爱琴文明已从历史曲折的荷马时代，进入兴建城邦、氏族贵族掌权的古朴时代。他出生于中希腊波俄提亚的一个拥有少量家务奴隶的农民之家，边务农、边创作，成了有名的诗人，曾渡海远赴欧波亚、卡尔克斯在竞技会上吟唱颂歌获奖。他写有不少作品，完整流传并闻名于后世的是两部长诗《神谱》与《工作与时日》。《工作与时日》这部长诗虽然仍有神权支配人类文明进程的色彩，但已主要是对凡世远古以来希腊文明演变的一种开创性探察，并对古朴时代希腊早期文明(包括所产生的经济、政治与伦理文化矛盾)的素朴反思，就是说，开创了希腊人反省自身文明的历史意识。赫西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2卷第53段只是原则上说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他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不会早过四百年，但不能据此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都处在公元前9世纪的黑暗时代。有的学者认为赫西俄德处于只比毕泰戈拉早一代、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此说也不确，因公元前6世纪已开始进入希腊古典文明时代。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描述的当时铁器在生产中已广泛运用、城邦普遍兴起、航海贸易发展、掌权的氏族贵族强横霸势、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显露等情况看，赫西俄德当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古朴时代。参阅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序”。

俄德是希腊有自觉的文明思想之第一人。

《工作与时日》在古希腊首创讽喻诗形式，是赫西俄德对他挑起夺占遗产争端的兄弟佩耳塞斯之劝诫之作。开篇就从宏观视野论述世间有两种“不和”：一种是天性残忍挑起罪恶的战争与争斗，应受谴责；另一种是通过勤劳竞争致富，这有益于人类。他借喻两个神话：普罗米修斯用一根空茴香杆为人类偷送来火种，人类有原初的进化；宙斯塑造少女潘多拉既赋予人类语言与力量，也以“潘多拉之盒”给人类飞撒出悲苦和不幸、疾病和灾难。由此他指出上述两种不和的根源在于人类进化中会伴随发生争斗性不和、善恶相混，这促使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后相续的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个时代。他在古代西方首次提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演变观，从纵向历时态的维度将人类文明史看作一个分不同阶段形态之整体来进行反思。对他的文明史观，国内外学者大体有两种极为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它是描述道德不断堕落的、悲观主义的历史倒退观，影响了后来成为希腊文明史思想主流的历史循环论。另一种认为它最早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史观，对后来希腊进步史观的进展也深有影响。其实，赫西俄德是从素朴的道德角度，将人类文明演变看作进化中交织着和谐与争斗的“不和”、善与恶、正义与强权等矛盾的曲折历程。他借喻神话所述的这文明进程，大体和远古以来希腊文明演进的历史事实相吻合，他对早期希腊文明演进的前景也是乐观的。以下简要剖析他对五个文明时代的论述。

赫西俄德描述主神克洛诺斯、宙斯相继塑创、埋落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直至当时生活着的黑铁种族，借以象征性地喻指人类已经历五个时代。在他看来，从人类控制外在世界的的能力来说，这种历史其实是进化的，但进化中又注定伴随着“潘多拉之盒”撒出的不幸、争斗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黄金时代人们只靠“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可以和平轻松地像神灵那样生活，他们手脚强劲，无害、善良，没有道德性的纷争。这实际上是对

人类原始社会的美好想象。白银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原始社会没落后的过渡时代，人类善良之心犹存，但已不能避免犯罪与彼此伤害的纷争。这实际上是喻指原始公社没落的分化时期。青铜时代有了青铜工具、青铜兵器的力量，此时的人类强悍壮实、孔武有力，但已热衷制造哀伤的争斗和暴力行为。实际上青铜时代人类控制外在世界的的能力确已大为增强，但随着阶级分化、国家产生而有暴力与战争，在古希腊就是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代。而英雄时代就是喻指迈锡尼文明没落时期，诗中明确地说英雄种族生活于“我们前一代”，已有大规模的不幸战争，并指明如“有些人为了美貌的海伦渡过广阔的大海去特洛伊作战。结果生还无几”。至作者所处的黑铁时代，实际上是指从荷马时代至古朴时代，引入、发展了铁器生产力。从诗篇后半部描述的农耕田功、劳动增财富、航海贸易、城邦竞技场等等，可见在这城邦文明产生的时代，人类的生活能力已大为增进。但同时也给人带来严重的劳累烦恼，善恶不清，造成父子、兄弟、主客、朋友之间伦理关系的退化、混乱，罪恶滋生。而那些城邦的掌权者信奉“力量就是正义”，据此信条可征伐、夺占其他城邦，人类陷入深重悲哀。当时希腊的城邦奴隶制社会已大体成型，社会不平等与阶级压迫日益明显，贵族巧取豪夺、强占平民耕地已盛行，赫西俄德用鹞鹰以利爪擒夜莺的寓言批判这种靠暴力侵占财富的非正义现象，谴责

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

关于这两种见解的详情，参阅祝宏俊《古代希腊进步史观的产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前一种见解认为：循环论的历史观曾经风靡古代希腊与罗马，倒退史观自赫西俄德始，并为柏拉图、维吉尔等人所继承，进步史观产生于12世纪后。另一种见解如尼斯伯特在《进步观念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古希腊在赫西俄德的思想中已产生进步观念。著名的英国希腊哲学史家格思里也认为古希腊有进步观念，他在《希腊哲学史》第3卷专门编入了长达5页的附录，辑录了足以反映进步观念的相关材料，但他认为这种观念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智者运动兴起之际。

以上引文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

贵族统治者以不公正的审判攫取不义之财。当然，赫西俄德时尚未产生历史学，不可能以深入的历史分析来论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但他确已有对人类文明整体进程的历史意识，实质上认为文明演进中人类控制世界的的能力是提升、前进的，但进步中有曲折、退化，又伴随着苦难和伦理上的恶与不正义。他的见识有难能可贵的深度。将他的素朴而深刻的文明思想说成只是历史倒退论，并将后来希腊主要思想家的历史观都说成是和赫西俄德一以贯之的、倒退性的历史循环论，未免简单化，并不确切。

作为社会与个人行为规范的伦理是文明与文化中深层的核心要素。对此，赫西俄德的素朴的文明观中已有较深刻的见识。他已揭示伦理观是他所处文明时代中一切矛盾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其根本要旨是正义问题。他将当时早期希腊城邦文明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幸、灾难、战争、罪恶，都归结为根源于一个伦理性的对立：代表不正义的暴力和正义的冲突。他尖锐批判一些城邦掌权者信奉力量（即暴力、蛮横行为与强权）就是正义，认为这是颠倒黑白、完全错误的。这种实为不正义的横暴多有表现：城邦掌权者受贿赂而作出不公正审判，对平民强暴行凶，夺取不义之财的作恶之举，用暴力占有其他城邦的军事征伐，等等。他告诫：掌权者存心不善、歪曲正义、唯暴力是奉，必受饥荒、瘟疫、军队与城邦毁灭等惩罚性报应，“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本人”。他呼吁城邦掌权者们要考虑此惩罚而改邪归正，这表达了当时受压迫的平民的呼声。远古时代正义观念是含混的、神权执掌的（有所谓正义女神）。赫西俄德已开始摆脱神权正义观，强调“克洛诺斯之子（指宙斯）已将此法则（指正义）交给了人类”，正义已是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他屡屡告诫其兄弟：要倾听正义，不求暴力，因正义才能带来幸福。他理解的正义的具体内涵，则表现了在古朴时代早期希腊城邦文明兴起之际，一种小奴隶主、自由农的勤劳致富的工作伦理。他抨击以暴力攫取不义之财，强调若要财富，就要“劳动，劳动，再劳动”，“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

群和财富”，“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而懒汉的“秉性有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赫西俄德的反暴力的正义观和相应的勤劳致富的工作伦理，生发于早期希腊城邦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是期盼和平生活、追求上进发达的小农的伦理观，并不是悲观主义的。他固然以敏锐之见，揭示、批判了早期希腊城邦文明中所伴生的不义与恶，但他的目的是要劝喻掌权者放弃横暴、奉行真正的正义。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当时城邦文明就有乐观的发展前景。如他所说：如果对本邦人和异邦人都予以公正审判与对待，“丝毫不背离正义”，城邦就繁荣，人民就富裕，“就会呈现出一派爱护儿童、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所以，他是从一种平民小农的心理与眼界，最早阐发了期盼早期希腊城邦和谐发展的文明观。

赫西俄德作为早期希腊展现文明思想的第一人，有四点很可贵，对后来希腊文明思想与哲学思想有深刻影响。一是他首先有反思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文明思想，并开始摆脱神权主宰人类命运之观念，着眼于以人为文明的主体。二是他并不将人类文明看作神创后静止不变的，而认为人类文明是演变的，有不同历史阶段，且是一个非间断而连续的演进过程。三是他具体反思了他所处早期希腊城邦文明内涵的弊端与问题，并深刻地从伦理上追究其根源，可启发理解人类文明总是一种矛盾运动的过程。四是在早期希腊城邦文明中，他最早阐发了至关重要的文明之深层核心要素即伦理观念，他论述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幸福等基本伦理范畴，都是后来希腊文明理论与伦理思想要深入探究的。

二、前期智者普罗泰戈拉的社会进化与城邦文明思想

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以雅典为中心的希

上述内容与引文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1页。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12页。

古希腊文明进入鼎盛期之时，前期智者开启了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人文启蒙运动。它在哲学上促成希腊自然哲学的人文转向，开拓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哲学领域，并广泛促使语言学、论辩术、修辞学、政治、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涌现新思想。这场文化启蒙是雅典民主制的精神产儿，标志着希腊古典文明鼎盛时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前期智者运动提出关于人类社会、人的本性与价值、人神关系、个人和城邦关系以及道德评价等等问题的一系列新观念，以浓烈的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场启蒙运动也包含着感觉论与伦理价值相对主义等消极思想内涵，后来随着希腊古典文明趋衰，后期智者流于反逻辑的诡辩和宣扬霸主的强权政治原则，但不能因此否定前期智者运动文化启蒙的进步历史作用。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们已有以人为尺度的视野，提出社会进化与城邦文明的思想，比赫西俄德的素朴的文明演变思想在理论深度与社会现实意义上，都大有进展。这鲜明地表现在普罗泰戈拉的文明思想中。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0—前410年）是前期智者运动的奠基人、最负盛望的领袖。他出生于阿布德拉，30岁开始从事智者职业，长达约40年，主要活动在雅典。在民主制黄金时代，他正值风华正茂的盛年，和伯里克利结为挚友。公元前444年雅典在西西里的图里建立殖民城邦，普罗泰戈拉帮助起草了城邦的法律。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等对话可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在学理上严肃批判智者，但对普罗泰戈拉等文化启蒙的引导者相当尊重。苏格拉底赞颂他是“我们活着的人中最有智慧的”。他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四百寡头执政的雅典政治动荡之际。或说他被雅典人指控渎神，并将他逐出雅典，在航海途中不幸被淹死。他写过《论城邦》、《论人类的原始状态》、《论真理》、《论神》和《论相反论证》等不少著作，已大部佚失，现仅存极少残篇。他的文明思想主要保存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泰阿泰德篇》等对话篇中。

普罗泰戈拉有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他的哲学与文明思想的核心命题。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他说的“人”，应是泛指活生生的感性的人，在感知活动中认识、体验存在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人。他说的“存在”与“非存在”则包含了全部自然与社会及其历史中的变动生灭。他说的“尺度”则是权衡运作与判认的标准。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有局限于人的感知的消极性，会滑向感觉论相对主义。但它在当时突出了人是社会存在与历史演变的中心主体，有激进的反传统意义。当时保守的贵族派政治势力和旧传统习惯，总是抬出神主宰一切来反对变革。希腊社会也普遍将神看作是人世主宰者和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裁判者。此命题高扬了民主制时代人文启蒙的主旋律：神不是人的统治者、支配者和裁决者；人才是社会历史的中心主体，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者、认识者和裁判者；人为自己制定习俗、法律、伦理规范和城邦生活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人又是主动的，人皆有资格发表意见，可以褒贬、修订、革新这些准则。这样，以往一切准则和教义都得在有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重新接受审查，辨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所以黑格尔说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伟大的命题”，是“一位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家”。普罗泰戈拉虽有时也借用神话喻义，但他实际上主张一种切近无神论的疑神论观点。他说：“关于神，我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或如何不存在；我也不可能感知他们的形象是什么；因为有许多感知方面的障碍，人们不可能亲身体验到神，而且人生又是短促的。”他悬置了神，在现实生活中就突出了人，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09 D。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4~55节。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普罗泰戈拉的《论神》残篇，见第尔斯、克兰茨编《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希腊文、德文对照本，（柏林）魏德曼出版社1974年版，DK80B4。

实际上强调了人不应被那说不明道不白的神所支配与主宰，人应是生活的中心主体，完全可以自决一切事物。这也是他论述社会进化与城邦文明的基本哲学根据。

希腊人历来只有本部落或氏族起源于某个神的神话，并且认为城邦社会生活是冥冥中由神主宰的，没有人类与城邦社会自然起源的观念。普罗泰戈拉则以假托神话方式，提出人类自身从原始野蛮状态向城邦的文明社会进化的思想。其概要内容保存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全文见 320C—322D），有以下三点：

第一，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依靠拥有的技艺，从野蛮向文明进化。故事说：诸神撮合火和土创造了一切生物，包括野兽和人，并“给不同类型的生物分配独特的能力”；普罗米修斯偷取火给人类，“因为如果没有火，人类就不可能保持和使用任何技艺，这样人获得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智慧”，于是，“人依靠已拥有的技艺，不久就发明了有音节的名称和语言，制造了房屋、衣服、鞋子和卧具，并且从地里获得食物”。这里，吸取了早期自然哲学的成果，将人和野兽都看作是生物的物种，都是由不同的元素混合而成的，人和兽有共同的自然渊源和本性，都有求生存、吃食物、繁殖的本性。正是人掌握“火”的自然力和拥有劳作的技艺，并在人际交流中产生思维的语言，才有人兽相别，人走向文明。

第二，人类社会形成和城邦文明起源。故事说：“人最初是分散居住各自获取养生资料的，他们没有 polis（卫城），所以他们遭到野兽的袭击，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如野兽强大。他们的制造技艺虽然足以取得生活资源，却不足以战胜野兽”。“由于防卫自己的需要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建立了 polis。但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由于缺乏政治的技艺又互相残杀起来，再次陷入分裂和毁灭之中。宙斯担心人类会因此覆灭，所以派赫耳墨斯（守护神）给人类送来 aido（相互尊重）和 dike（正义），以便给城邦带来秩序以及友好合作的纽带。”由此可见，普罗泰戈拉认为，人从分散的个体变为群

居，结成城邦这个共同体，是为了免受野兽侵害与自保而建立的；而城邦社会秩序是为了免除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互相侵犯形成的，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正义的伦理原则上的，这才可能有城邦成员的团结和友爱。“正义”本是希腊传统的四种主要德性之一，“相互尊重”则是在人文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新德性，两者都被提升为确立城邦社会秩序的伦理原则。这里建立城邦秩序的原则名为神授，实为按城邦的“自然”本性而“约定”地确立的。后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类为“自保”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转变的思想，可以说最早渊源于这种城邦起源说。

第三，城邦文明的本性应是在伦理原则和法面前人人平等和教育平等。故事说：宙斯让赫耳墨斯将“正义”和“相互尊重”的性能“分给所有的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像制造技艺一样仅仅少数人拥有这种德性（arete），城邦就决不可能存在”，而且要“立一条法令：凡是没有能力获得这种德性的人，就像是长在城邦上的毒瘤，一律予以处死。”这里强调了“正义”和“相互尊重”的伦理原则，而且必须人人皆分有这些德性、皆遵从这伦理原则，这是城邦存在的基本前提。按照古代希腊传统，arete 是少数优秀的人才拥有的，最优秀、最有力量少数人就是贵族，他们理应统治城邦。普罗泰戈拉却提出相反的原则，正义和相互尊重是人皆天赋所有的伦理德性与政治智慧，不是少数人垄断的，人皆有权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实现这种品性；人人都得服从正义和相互尊重的伦理原则和据以制定的法，丧失德性、违背伦理与法的人就不得在城邦社会生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贵族制，从城邦起源角度为雅典民主制提供了理论论证。后来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说，普罗泰戈拉的天赋伦理德性说也蕴涵着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萌芽。普罗泰戈拉又认为美德不是自然天生、自发产生的，是依凭人潜蕴的性能而人为规范约定的，因而它是可教的，使人能遵从城邦的道德与法的规范，并能合理地调整生活、

陶冶自制与和谐的性格。由此可见，他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它应是全社会的事业，并且将道德教育看作政治技艺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人能遵从人为规范、约定而成的法律与道德秩序。他主张人皆应、皆能受教育、树美德，有强调教育平等的民主思想。

普罗泰戈拉突出人为中心主体的城邦文明思想，体现了希腊古典文明全盛期的时代精神，对当时希腊哲学的人文转向、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皆有理论上的导向性影响。但他的感觉论、政治伦理与道德的相对主义之消极方面，也被后来的智者所恶性发挥。公元前5世纪后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民主制蜕变，后期智者运动明显变质，宣扬“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弱肉强食等歪理，宣扬幸福与德性就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快乐，对全希腊的政治秩序混乱与道德风气败坏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这盛极一时的思想运动自杀性瓦解。

三、希罗多德开创人文主义史学中的文明思想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年）也生活于希腊古典文明鼎盛时期。文明进展中已有两个文化条件促使希罗多德开创孕育人文主义文明思想的史学。其一，公元前6世纪在伊奥尼亚科学思想启蒙中，已出现一批以散文形式根据见闻或文献记载事实的“纪事家”，如赫卡泰厄斯（Hecataeus）、戴奥尼修斯（Dionysius）等记述了小亚希腊城邦、波斯和其他民族的世俗文明的史实。其二，哲学是文化的理论核心，深层次地制动其他精神文化，包括历史学及其文明思想。希罗多德客居雅典之时，希腊哲学已发生人文转向，智者已发动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苏格拉底已高呼人要“认识你自己”，将哲学从“天上”拉向人间。希罗多德生活于这种科学理性昌明、人文精神发轫的文化氛围中，这无疑促成他开创研究人自身活动的历史学，生发人文主义的文明思想。

希罗多德被罗马的西塞罗称为“历史学之

父”。他生于伊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自幼熟习纪事家的著作，成年后参加反城邦僭主的政治斗争，被放逐后于公元前447年客居雅典，和伯里克利等名人交往甚为密切，感受春花怒放的文化氛围，领悟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公元前443年他赴南意大利参与建立殖民城邦图里（Thurii），终老当地。他生逢希波战争，希腊民族的爱国热忱和他对近东文明的兴趣，促使他写成以这场伟大战争为主题的不朽之作《历史》。这是希腊第一部规模宏大、史实与研究相结合的通史著作。前4卷记述波斯帝国、小亚诸国以及埃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斗争，后5卷详细叙述了希波战争起因、过程和希腊人决战的胜利。现代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盛赞希罗多德开创了“科学历史学”，它已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它“不是传说，而是研究”，它“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所探究的问题已不是“神事”，而是“人事”。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称赞“这位‘历史之父’赋予史学以庄严高贵的风格”，并高度评价：在所有历史作家中，“希罗多德是最接近于不朽的了”。

关于希罗多德开创希腊历史学的成就，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多研究。这里仅简要论述他的《历史》中已萌发的人文主义文明思想，表现在四点。

第一，摆脱神权主宰人事的文明观，开启研究人自身历史活动的文明观。荷马史诗以神话形式、以神权主宰观描述迈锡尼文明晚期的特洛伊之战，赫西俄德与普罗泰戈拉也还要借托神喻、神话来表述文明演化思想，希罗多德的《历史》则以生动的笔触，娓娓叙述早期希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3C—326E。

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注释家将希罗多德的《历史》分为9卷，各以9位缪斯神命名，后世又沿称它为《缪斯书》。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35页。

腊古典文明中至关重要的希波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波斯和小亚、希腊本土诸多城邦的兴衰史，这已完全是一幅由人自身的活动构成的、真实的壮阔历史画面，其中已没有神支配人类历史活动的踪影。这是早期希腊文明思想的一大进展。希罗多德的时代可供其阅读的典籍实在不多，留存的可靠文献很为贫乏。《历史》的史料来源靠三方面：一是口碑资料，二是实地调查，三是纪事家有限的文献资料。正是靠他面向人自身历史活动的博闻勤记，为后世留存广阔地域中希波战争和诸多民族、城邦由纷繁错杂的历史事件所演绎出的文明冲突与融合，这实属难得、珍贵。有一种误解须澄清。因《历史》中也写了不少神话、神谕、天兆等等，就认为希罗多德有浓厚的神命史观。其实，宗教、神话等也是人类文明中的要素，在各民族原初文明中都有，也表现在历史事件中。希罗多德记述它们，便是记述文明史的必要内容，这不等于他也都信奉，而关键在于，他并不认为是神支配了希波战争、城邦兴衰。他的人文主义文明思想包含着理性的批判精神。如柯林武德等所言，希罗多德并非“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包括关于神迹之类的叙述），“他的批判精神仍在他的时代之上。”当然，不能要求他超前地成为无神论者。但他心目中的神并不直接干预人的重要历史活动，有时在某具体事件上则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实质上是在代他作道德立言。

第二，展示广阔地域中众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包括风俗习惯）的壮丽画面，表现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思想。希罗多德也是“旅行家之父”，据估计他从 30 岁起开始游历，历时十年有余，“旅行的南北距、东西距或许已达到 1700 英里。”他到过北非、西亚和黑海沿岸、地中海周边地区。在东方，去过腓尼基、叙利亚、巴比伦，深入波斯帝国的腹地，仰见埃及巍峨的金字塔，考察尼罗河定期泛滥的原因。在北方，希罗多德到过东南欧大草原的斯奇提亚，访问过色雷斯、马其顿等

地。在西南方，到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他以生动的笔触记载了这辽阔地区颇为瑰丽多姿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神话传说、宗教信仰、道德习俗、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展示了古代那个世界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动社会生活图景，它们是世界文明一向具有多样性的具体表现。他的《历史》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论述了希波战争这一重要主题，也在于他作为希腊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具体记述了当时地中海周边欧亚众多民族丰富多彩的文明史，开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并未留下历史文献的一些民族的文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这部西方最早的文明史著述对后世的有关研究有深刻影响，18 世纪伏尔泰等人注重研究文明史、倡导“文化史观”，就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对多样其他的民族文明，抱着尊重、客观的态度秉笔直书，将它们看作自有成因的历史性存在，落笔中无希腊中心思想，不带任何民族歧视或成见、偏见，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妄加评判。如雅科比所述：希罗多德作为精明的观察家，“是不存在任何先入为主的论断和任何民族的自负心的，甚至在记述异邦人的那些和希腊人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时，希罗多德都不表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 页；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35 页。

如叙述背信弃义残害巴尔卡人的库列涅女统治者佩列提玛不久就暴病而死，希罗多德做结论说“神对于进行过分苛刻的报复的人，也是非常忌恨的”。见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44 页。

参见唐纳德 R. 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6 页。

基于实地考察，他的记述是细致真切的。如他对于在前苏联领土上的、位于斯奇提亚人的东面和北面的其他部落的国土与风尚的记载，已被考古发掘物和后来的风俗习惯的各种残余所证实，他的记述是有关的唯一文献资料，成为整理与解释考古资料的根据。参阅卢里叶《希罗多德论》，附希罗多德《历史》，王嘉蓂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4 页。

现出任何成见来。”他对农业地区埃及、巴比伦的悠久历史与辉煌文明成就备加赞叹，对游牧地区所谓“蛮族”的生活方式也无贬低之意，他也没有因希波战争中对波斯的愤恨而贬低他们的文化与风俗，这些都表现了他的文化宽容精神。

第三，记述了不同民族文明间的跨文化交往，表明这正是文明演变与进步之动因。他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在交往中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以求创新。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他对早于希腊文明的埃及与西亚先进文明颇为尊重，记述希腊先民在和他们交往中汲取东方的智慧与文化，这正是当时希腊古典文明得以创新的重要历史成因。早期希腊哲学的创生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交往中汲取西亚和埃及的科学思想，希罗多德就谦虚地记述了这种向东方文化学习式的交往。他肯定埃及的天文学与数学比希腊先进，说：“埃及人在人类中第一个想出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科学思想是孕育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温床。大量吸取东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是希腊科学思想起源的前提。希罗多德说埃及为了划分土地才“第一次有了量地法，而希腊人又在那里学到了它。不过波洛斯（日钟—译者）、格诺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数学史家 T. L. 希思说最早从埃及引进几何学的泰勒斯，建立 5 条几何定理，使它“开始成为建立在普遍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后来希腊的哲人对局限于实用需要与经验描述的西亚、埃及的科学思想，有很大的超越和独创性贡献。他们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相结合中，注重对自然的基本原理研究，并有探索自然总体“本原”的自然哲学的思维飞跃。东方的科学思想与之相比是逊色的，但它们却是发生希腊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先决条件与“先师”。希腊神话与宗教也是希腊哲学产生与演变的重要思想因素，它也是文化交往中从东方引入并改造、发展的。希罗多德说：“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我的研

究证明，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族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是起源于埃及的。”公元前 6 世纪就已在希腊流行的重要宗教奥菲斯教崇拜狄奥尼修斯神（Dionysus 收获之神与酒神），它的神话孕育着宇宙起源的猜测，是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渊源之一；它的灵魂轮回转世（三千年一大轮回）和净化说、宗教伦理思想后来直接影响了毕泰戈拉学派、恩培多克勒以至柏拉图的学说。希罗多德认为它的教义源自埃及的宗教神话。他说：“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埃及人还是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肉体死去后，人的灵魂就经过海、陆、空三界的一切生物中轮回后，再次投生人体，“在整个的一次循环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希腊古典文明中的宗教在产生与演进中，对西亚与埃及的宗教也有很大超越，它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以哲学的外衣形成了理性一神的思想；而东方除希腊化时代才西渐的犹太教是一神教外，大都是人格化的多神教。希罗多德承认文化交往是文明进步的动因。而希腊民族正是在文明交往中实现创新的。

第四，对作为文明冲突的希波战争这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解释。他不诉之神力、天命来解释历史，而是从人自身的文明创造活动的世俗原因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汤普森有确切评述：“下列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存在；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

参见卢里叶《希罗多德论》，附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集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49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10~111 页。又，当时希腊人还是根据月亮运行使用太阴历。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55、133、165 页。

T. L. 希思：《希腊数学史》第 1 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1 年版，第 128 页。

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与论评中。希波战争是巩固、发展希腊古典文明的重要契机，就世界文明的格局而言，如若希腊失败，西欧古典文明就会夭折，波斯文明扩居地中海地区，西欧历史就会重写，而希腊胜利则形成了之后贯穿总体格局的东西方文明并峙发展的基本态势。在他笔下，希波战争正是希腊文明和东方波斯文明的冲突，而且是由波斯以不正义的侵略所挑起的。他所以不仅记载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也详细记叙双方诸国的经济生活、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等，就是对这两种文明有总体的考察。特定文明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体现在特定的信仰、道德与制度中。希腊城邦民主制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也为希腊在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449年近50年间坚忍不拔地战胜波斯强敌提供了巨大动力。希罗多德分析希腊诸城邦的弹丸小国所以能击败拥兵百万的庞大波斯帝国，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是靠武力征服的专制国家，而雅典民主制使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的平等。他写道：“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实乃绝好之事。当雅典人蜷伏在暴君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一点也谈不上有什么比其邻邦居民来得优越的地方；然而一旦挣脱了暴君的统治，他们肯定地变得英勇盖世了。……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就人人竭其所能地争先效力，把国事当做自己的事了。”希波战争后雅

典城邦奴隶制的民主制进入极盛的伯里克利黄金时期，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文明变迁冲突、国家兴衰治乱，道德是重要因素与评判准则。希罗多德由此考察历史，垂训后世，在书中多有明显表现。他认为像贪婪无度的克洛伊索斯、骄横不可一世的大流士和薛西斯等君主，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将兵败身亡，而贤明智慧的梭伦、勇敢杀敌战死沙场的希腊诸邦勇士，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希罗多德还不可能从哲学的高度，完整反思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文明，反思人的本性和社会历史演变的成因。象征哲学智慧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对希腊城邦文明的系统的、整体性的反思，要待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之时，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都较深入、丰富之时，生发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体系化的希腊古典哲学之中。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哲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页。

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91页。

The Germination of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Early Greece

Yao Jiehou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an inter-discipline research field waiting for exploration and it has real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his essay discourses briefly Hesiod's naive view on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Sophist Protagoras' thought on evolution of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of city-state as well as Herodotus'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his humanistic history in early Greece.

Key words: civilization; Greek civilization of city-state; civilization thought